

柏杨书

台湾 柏杨著

神魂颠倒集

西窗随笔

⑤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西窗随笔

⑤

神魂颠倒集

台湾

柏杨著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神魂颠倒集》(西窗随笔之五)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112千字
版次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次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644—6/I·267
定价	4.20元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著有《中国人史纲》、《帝王之死》、《皇后之死》，并译著《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西窗随笔》、《倚梦闲话》为其两大杂文系列，文风率真、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重印。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推出了《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两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练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局长”、“部长”、“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作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者

1993年2月

前言

老头跟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老头都有说不完的往事，堪供回忆。柏杨先生老矣，前途有限，只剩下回忆无穷。想当年一九六〇年代，我老人家手提巨笔，叱咤风云，固一世之雄也。忽然咕咚一声，没啦；使人兴起“于今安在哉”之叹。自一九七七年，返回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咦，虽是一九六〇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〇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柏杨先生文章既如此之好，又兼如此之妙，非我一人之言，乃天下人的公言也（说此话时，气不发喘，面不改色，货真价实的窝里捧嘴脸）。不敢自秘，整理印出，以供读者老爷拜读——其实贵阁下拜读不拜读没啥关系，柏老学问，博大

精深，贵阁下即令拜读，也未必拜读得懂。只要猛掏银子，狠狠地买上一册，你就伟大定啦，幸勿自误。

柏 杨

一九八〇年代黄道吉日于台北柏杨居

序

自从盘古先生手执大斧，对准混沌宇宙，拦腰一砍，砍成了两半，上升者清清为天，下沉者浊浊为地，世界上就开始布满了男男女女所设的网罗、圈套和陷阱。男人设的，为的要捉一个妻子；女人设的，为的要捉一个丈夫。这种与开天辟地俱来的永恒奋斗，随着时代的进展，越来越烈，也越来越花样百出。有些捉了一辈子都捉不到；有些捉了十年才有斩获；有些一下子就捉到一个如意的，好不兴头；有些却窝窝囊囊捉到一个不如意的，恁怎么甩都甩不掉。有些被捉的猎物对猎人爱慕有加；有些被捉的猎物则于心不甘，挣扎踢腾，杀声震天。

天底下似乎是愉快的婚姻不多；盖大家宁肯用尽心机去制网罗，去摆圈套，去挖陷阱，却不肯用爱情和智慧去造一个坚固的笼也。捉固然困难重重，一旦捉到啦，如果没有坚固的笼，最后恐怕仍是一场空。

美满的婚姻是人生的避风港，不美满的婚姻则是港里的暴风雨。柏杨先生有鉴于此，于日理万机之余，乃有《神魂

颠倒集》之出版，各文均在台北自立晚报上发表过。呜呼，婚姻幸福，是舒服得神魂颠倒；婚姻不幸福，是倒霉得神魂颠倒也。

是为序。

柏 杨

甲辰年十月于台北柏府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序	(3)
征答骗局	(1)
落选原稿	(5)
离婚官司	(9)
安全感	(13)
欲望无穷	(18)
只听一下母亲的声音	(22)
老头的悲哀	(26)
暴风要来啦	(30)
乐园·战场·坟墓	(34)
舍给弄狗时代	(38)
少年受贫不算贫	(42)
大卫王	(46)

恩爱得不象话	(50)
一朵鲜花乱插	(54)
穷是致命伤	(58)
什么人配什么人	(62)
择肥而噬	(66)
芳心大喜	(70)
青春三凤	(74)
理应多交	(78)
有选择的自由	(82)
千万别试探爱情	(86)
奇妙的结局	(90)
混蛋	(94)
千千万万	(98)
男人薄命	(102)
闺房幽怨	(106)
绝世美人	(110)
勾人魂魄	(114)
爱慕之情	(118)
人生三大目标之一	(122)
她·夏绿蒂	(126)
三大不幸	(130)

不是科学定律	(134)
买一个大大	(137)
买之奇法	(141)
一去二十年	(145)
丑的定义	(149)
面貌并不严重	(153)
鸡头肉·大小腿	(157)

征答骗局

记不得确实的日子啦，大概是今年（一九六四）年初，一个风雨冷冽之晚（柏杨先生按：台湾这地方真怪，似乎只有夏天秋天冬天，而没有春天，大概是夏天为时太长，把春天挤掉啦。于是所谓春天也者，不是下雨，就是刮风，不但没有乐趣，简直没有生趣。），台湾电视台上演“电视法庭”节目，不禁怦然心动，如痴如迷，急唤老妻前来一同观礼。她阁下观礼之后，笑得连假睫毛都掉了下来，诚异数也。

那一天上演的是一场离婚官司，电视上男主角是一位中年以上的老实人；太太是续弦，精明能干，眼睛都会说话；两位肩并着肩，站在公堂之上。男主角告状的目的是要求离婚，女主角一听离婚就怒火上升，谈啥都行，谈离婚不行。我爱你爱得要命，你岂可把我玩腻了之后一脚踢。说到伤感之处，哭了没有，时间隔得太久，记不清矣，不过她的痛心疾首，欲颇得观众同情。

然而男主角硬是要离，他在公堂上申诉他的委屈，说他们婚后的感情，本来非常美满，可是自他不幸出了车祸之

后，眼看有一命归天的希望，情形就忽然大变。她不但不再温柔啦，反而脸色铁青，巴不得他早死，以便名正言顺地接收他的黄金美钞。不特此也，还趁他在病床上哎哟之际，悄悄地把他名下的存款，过户到她自己名下。不特此也，她还虐待他前妻的女儿，该女儿年方八岁，每天浑身发抖地在门口等候父亲回来，但她还是要照常毒打，以致女儿在家不能立足，只好送到朋友家抚养。不特此也，他进医院住的是大房间，她为了省钱，却要求搬一个小房间。不特此也，还有很多别的。

接着太太对他的话一一加以反击：你说我不温柔乎？你教我怎么做才算温柔？我得到你入院的消息，不是马上赶去，嘘寒问暖，临走时还吻了你阁下一嘴乎？又说我盼你早死，更是异想天开，我巴不得你活一千岁。又说我把你的金银财宝过户到我名下，那是你自己同意的呀，而且连朋友还有通财之义，何况你我夫妻，即令不同意也没有关系呀。至于说我虐待前任的女儿，噢，真是一颗好心被当成驴肝，当母亲的难道忍心看孩子学坏，不加管教乎哉？至于说住医院大房间换小房间，那是小房间比较幽静，而且花的是你的钱，呜呼，节约是一种美德，你总不能把美德当作恶行吧。

大致情形如此如此，我想当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了后恐怕都会像柏杨先生暨夫人一样，会心微笑之余，痴迷的痴迷，掉假睫毛的掉假睫毛。盖故事太熟悉啦，如果男主角年纪大一点，如果不是出的车祸而是跌断了腿，如果不是小女儿而是大女儿，便和当时轰动全国的蒋梦麟先生和徐贤乐女士的离婚官司，一模一样矣。电视法庭上演这一幕，其目的似乎也正是如此，并且剪裁一番后，悬赏征答，垂听一下

社会舆论。

电视法庭为啥把蒋徐二位当作蓝本，我不知道，但这种方式我非常赞成。该法庭过去上演的全是些架空问题，好像和现时代距离十万八千年。演者出汗，看者稀松，有啥意思哉。不过用现实的材料，危险性似乎颇巨，一旦撞了谁的腰包，恐怕就有一阵子人仰马翻。所以电视法庭此一壮举，减了了不起的勇气，老板大人应该查出设计人是谁，给他一个金像奖。

那一天节目是有奖征答的，第一奖大概三百元，第二奖二百元，第三奖一百元。我说“大概”，实在是记不清矣，可能还要多些，第一奖说不定是五百元。反正有奖就是啦。柏杨先生天生的见钱眼开，而且谈谈男女官司，也颇中下怀，当时不声不响，背着老妻（她是站在女人立场，反对离婚的），遵照规定，写了一千字，隆重寄出，一则盼望能得个第一奖，就有三百元，一则盼望敝大作刊在该台出版的电视周刊上，出出风头，门楣生辉。

想不到寄出之后，好像招商局的沉船一样，一直没有消息，不但沉掉了的船没有消息，连如何整顿也没消息，真是等死人也。大概过了七八个星期，我就写了一封大函寄给该节目主持人田敏媛女士，问她是啥缘故。事被老妻知道，骂我老而不死，人穷气大。其实非也，而是我觉得这年头骗局太多，不了了之的事也太多，都出在老妻这种态度上。仅征答征文上，便有数不完的花样，应征的家伙们可怜兮兮，不作声则罢，谁如果不肯识相，稍微一嚷，咦，你竟然有个性，不甘心被整呀？好吧，我不录取你的大作，不犯法吧。你说你的文章妙，我连鼻子都能嗤出三个孔来。柏杨先生写出第

一封信之后，遇了很久，没有消息如故。乃再写第二封信，写第二封信时就下定决心，如果仍没有答复，我就来一个百万封信运动，不得到回信，誓不罢手。

结果第二封信去后，原稿退回，还附有一封十分客气的油印信，信曰：

一、电视法庭前曾以离婚案征求视众解答，惠蒙赐稿，致谢，以评阅费时，有劳盼望，请赐原谅。

二、业经评阅完毕，除录取陈大伟、毛叔明、古岩之先生等三名，并发给奖金外，余均赠送今日画刊一本，借酬雅意。

三、随函附上今日画刊一本，敬请查收为感。

呜呼，太太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如今有比柏杨先生更好的大作出笼，怎不教人紧张，当时就去买了一瓶眼药水，准备拜读。

落选原稿

可是不但台湾电视台的电视周刊上始终没有，连“电视法庭”上报告两句，向观众作一个交代，也始终没有，好像当初根本没有堂而皇之地宣布一样。如果换了一位温柔敦厚、颇有前途的乡愿之士，也就罢了，偏偏柏杨先生乃好事之徒，就又写信去问。第一封照例没答复，我就写第二封，第二封没有答复，我就写第三封，并且提议把那三篇入选的大作寄给我，由我向自立晚报推荐发表，以便世人开开眼界，增增见闻。大概太过于咄咄逼人，这才算回信来啦，是剧作家朱白水先生写的，告诫我说，算啦，电视周刊所以未登，因时间隔得太久之故。这时候我才想起他也在该电视台吃饭。大概田敏媛女士跳高之余，被他看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只好收拾摊子矣。不过我却回了一信给朱先生，说我还是要事情的始末乱嚷嚷的，盖我怀疑他所说的理由。我想这是“不了了之学”，虽正人君子都不免也。该节目主持人高仰止先生，乃法学大师，不知道有没有同感也。

以上都是闲言废话，天下只有神经病兼不知趣分子，才

070338